

熟年

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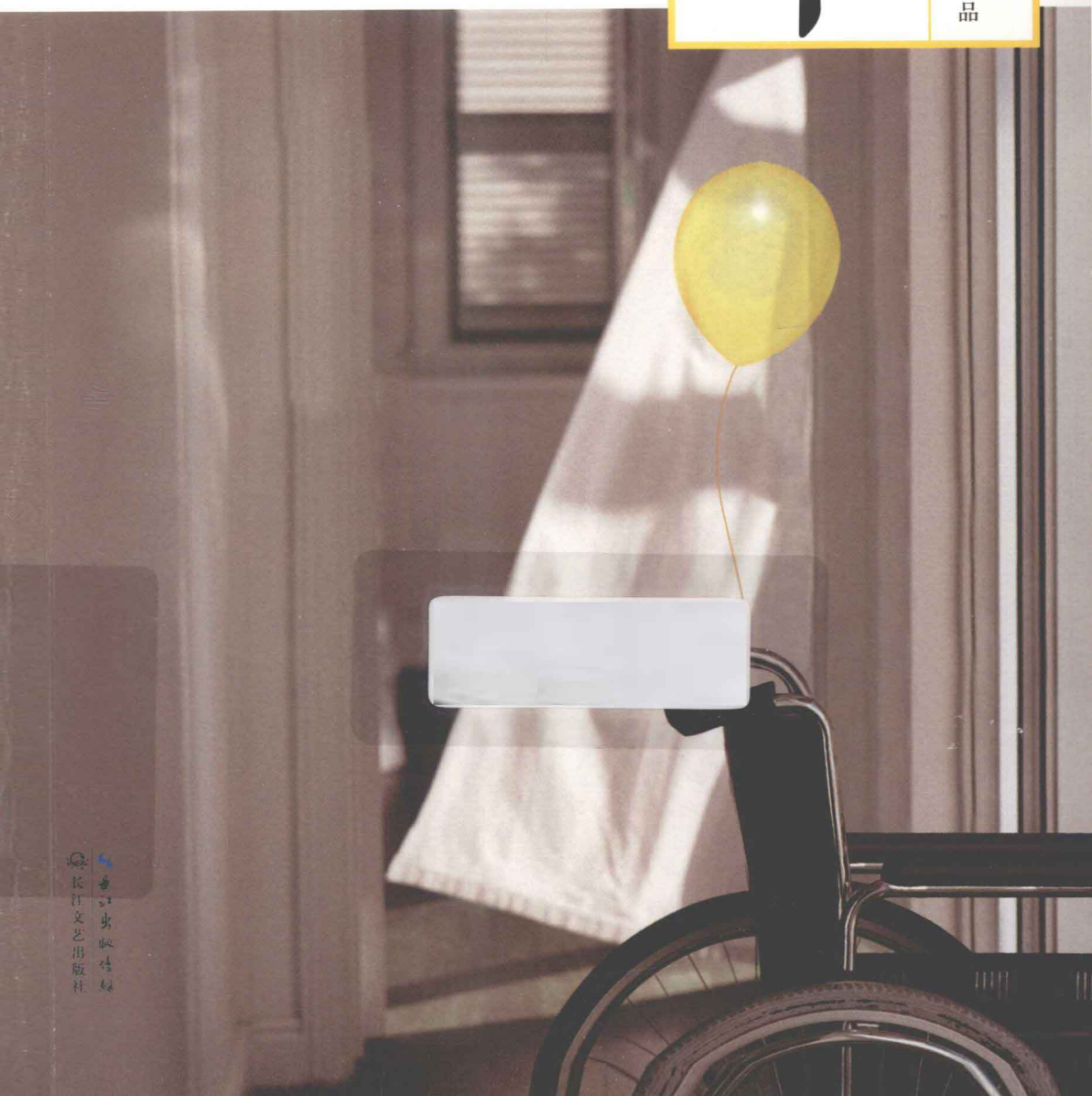
伊北
作品

中国式养老困局

和时间赛跑，我们注定是要输的

给来得及的你，一个机会；
给来不及的你，一个安慰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熟年

伊北
作品

中国式养老图局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熟年 / 伊北著

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354-6944-1

I. ①熟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7900号

图书策划: 支 歆 胡 家

特约监制: 王 平 马志明

责任编辑: 吴 双
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: 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 4300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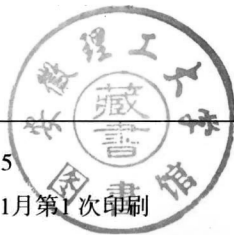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

开本: 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张: 20.5

版次: 2013年11月第1版

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00千字

定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熟年

- 001 / 第一章
多功能女人
- 035 / 第二章
不回家男人
- 073 / 第三章
危险动物
- 115 / 第四章
老树花开
- 151 / 第五章
红白玫瑰
- 185 / 第六章
黑色幸福
- 211 / 第七章
活在当下
- 243 / 第八章
婚姻罪人
- 269 / 第九章
最初的温情
- 299 / 第十章
情感的延续

[第一章]

多功能女人

人生太短。

现代人忙得翻天，活得紧凑，人生就显得更加短促。

生下来，长大要十来年，读书要十几年，结婚要几年，生孩子要几年，养孩子要几年，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工作、赚钱、买房子、买车子，追求成功，一不小心就到了四十好几，成了上有老、下有小的社会顶梁柱。

张春梅还没回过神来，她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都似乎还在昨天，再回头看看，后面已经跟了一大堆“后浪”，她站起来，伸伸腰，伸伸腿，才感觉自己老了，办公桌前对着小镜子照照，也有白头发了。干了一会儿活，身子骨就受不了，精神头就顶不住了，眼也花了，口也干了，腰板子也硬了。

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，她觉得自己老了，那也是未老先衰，她上头还有老人，比她老得多。婆婆在，她怎敢言老？可生活确实把她推到了悬崖边上，皮贴皮肉贴肉地告诉你，你得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了。张春梅有些不服气，还想多干点，事业上她还有进取心。几个老闺蜜都劝她，算了算了，还追求什么，女人嘛，混到退休得了。

可退休之后做什么呢？张春梅不知道。也许退休之后她就更有时间照顾家里，也许退休之后她能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她不愿意多想，也不敢多想，她不敢多叫苦。人家都跟她说了，上有老下有小也是一种幸福，家有老是个宝，你伺候着宝，以后没准这个宝也能传个传家宝给你，下有小是个潜力股，以后等你老了，孩子们也能给你点依靠。

有一部日本电影叫《楳山节考》，讲日本的一个山村，老人活到70岁就要被

丢到山里，春梅刚看了开头就本能地反感。她自己是做健康杂志的，她总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快乐地度过晚年生活。

小王到底年轻，看电脑上还有十来分钟，拿着手中的小条，忍不住抱怨：“哎呀，这一个月才三千块，让人怎么活啊，我还要交伙食费啊。”

“你不要交房租已经很不错了，勒紧裤腰带，还是能过，少吃点零嘴，不就省下来了？”张春梅在杂志社混了十几年了，工资高高低低，她没太在意过，但她始终注意养老保险这一项，每个月自己交249块，到老了能拿多少，她没概念，也从未去仔细算过，但本能告诉她，不会多，想到这儿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是要省钱啊，不然老了可怎么办，就靠这么点养老保险，以后哪里够用！”

小胡插话道：“小王，我可是有房贷的人，你不要刺激我好不好？春梅姐你还愁什么，以后再不够用，你老公还能不管你吗，再说你家那位是大学教授，早涝保收的，有他一口，就有你一口，我要是你，我都笑了。”

张春梅苦笑：“笑什么笑，我哭都来不及。”

小王说：“张姐你要都哭了，我们就都别活了。”

“你们的日子都长着呢！我呢，我就是熬退休，看能不能轻省点，这一天天的，累人。”张春梅揉太阳穴，有气无力。

“退休还不好，我现在就巴不得退休，给我两千一个月，我明天就不来了。”

小胡说：“小小年纪，就这么没斗志了，我这要养孩子呢，也没像你这样啊。”

“斗志？能有什么斗志，生活的三座大山，早都把我们这一代压垮了，能坚持下来，就已经是胜利了，还斗志呢，你不一样啊，孩子就是你无穷的动力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女战士，全能。”

张春梅听不下去，卡着下班的点，就匆匆忙忙往家跑。最近一年，她总是到点就回家。她现在是社里的中层领导，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虽然她也想干好，可她实在是“有心无力”。以前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她总爱在杂志社加班，一干干到天黑，那时候《新健康》效益好，她人也年轻，有热情，敢打敢拼，现在一改制，自负盈亏，市场环境又每况愈下，她自己人到中年，力气上不足不说，而且上有老，下有小——老的需要照顾，小的也不让人省心。

她感到有些疲惫。

有时候，她站在红绿灯前，都会累得发一阵呆，还是身边的人碰她一下，她才回过神来，继续往前走。

张春梅的老公是大学教授，科研带头人，春风得意，在他的兄弟姐妹里算是最有出息的，所以张春梅的婆婆格外倚重这个小儿子。

儿子有出息，张春梅这个儿媳妇也只能跟着“有出息”。她必须三头六臂，

对女儿负责，对老公负责，对婆婆负责，因为要负责，所以她必须同时是妻子、母亲、媳妇、厨师、保姆，还得是妯娌、嫂子、半个妈，而且，这个多功能女人还得每天在单位坐满八个小时，然后时时刻刻提防着家里哪里起火——她是倪家的救火员。

不过说实话，张春梅这么多年来能够在这个家坚持下来，也正是因为倪伟强确实对她不错。上学的时候是他追她的，结婚后对她百依百顺，如果刨去家庭里那些必须要做的琐事，伟强对春梅的要求几乎没有拒绝的。春梅年轻的时候是美人，但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，心思不在美上面，整天凭着一点当年的老底子——素面朝天，但每次伟强出国，还总不忘给她带一点衣服、化妆品，可春梅总嫌他选的款式不向心，又说化妆品都是毒药，会腐蚀皮肤，所以拒绝使用。倪伟强总是一笑，不予置评，但买还是照买。她不用归她不用，他只要表达他的情意。

人到中年，张春梅越来越欣赏伟强。他能干，体贴，而且——过了五十，跟同龄人一比，倪伟强的那个范儿越发出来了。个子高高，身材健美，虽然有点小肚子，但穿上西装刚好挺得起来。张春梅虽然自己不爱捋飧，但捋飧起老公来可不含糊。倪伟强出席大场合前的早晨，往往是张春梅最喜欢的一段时光，伟强站在那，仿佛一个衣服架子，春梅打开卧室的柜门，哼着小曲，从里面挑出衬衫、领带——伟强有不少存货，春梅会说：“今天这场合轻松一些，配个宝蓝的领带可以”，或者说，“还是穿黑衬衫吧，沉稳一些”。伟强则像一个木偶一样，直挺挺地站着，温柔地遵命。

有这样一个丈夫，张春梅觉得在家里家外，自己吃点苦也值了，但人总有个临界点。

张春梅打开门。

地毯上乱七八糟，有吃剩的薯片渣子，有脏衣服，臭袜子，还有卫生纸，她女儿倪斯楠跟一个同学正在唱歌，声音震天。“你是天你是地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，you are my superstar …”斯楠刚上大一，当时也是复读了两年才考上的，因为憋得太久，所以上了大学以后，玩心大盛，并喷得厉害。

“楠楠！”张春梅大吼一声，皮包一甩，插着腰，仿佛猛虎出笼，“这里是家，不是KTV包间！”

斯楠的同学一见这阵势，赶紧收拾东西匆匆告辞。

“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了！”张春梅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一进门看到这些，更是糟上加糟。

“什么破烂，就玩一会儿都不行哦！”斯楠阴着脸，嘴里嘟嘟囔囔。

“要玩到你自已屋玩去！”

“我屋没电视。”

张春梅一听女儿顶嘴，心里那把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操起地上一件衣服就朝她身上抽：“上了大学就玩野了是吧！是吧！奶奶在休息你不知道呀！你看看你，全身上下，哪里像个女孩！人要知道自重！你再这样我停你零花钱！”

这句话点中了斯楠的七寸。她不吱声地走了。

张春梅气得头昏，眼睛有些冒金星。她站在客厅中间，手足无措，乱糟糟的家，不听话的孩子，生病的老人，不问事的丈夫，所有的一切麻缠在一起，仿佛一团乱了的毛线，让她猛然间也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厘清。

她努力地吸一口气，再吐出来，告诉自己冷静，冷静，淡定，淡定，然后找回理智，一件一件来，哦，她想起来了，该做饭，还该让婆婆吃药，还得看看婆婆有没有大小便失禁。

她婆婆一直以来都是个女强人。老了老了，儿女都算成家立业，她却忽然得了一场小中风，好不容易治好了，但还是有些后遗症——小便偶尔失禁。她有两儿一女，但她却唯独喜欢二儿子倪伟强，认为他有出息、大气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所以生病后，也一直要求跟着伟强过。其他两个子女落得清闲，每个月补贴点口粮费用，直接把老母亲甩到二哥这儿。

其实，什么叫“二哥最孝顺”，屁，都是偷闲躲懒，孝顺是需要力气和成本的，累的还不是她张春梅！春梅有口难言。

伟强在外面做孝子贤孙，形象好得简直能举孝廉，可归根到底，还不是张春梅在那里硬撑着。即便是这样，偶尔张春梅有点小情绪，外人还都猜中了似的，冷不丁说说风凉话：你看，不是自己儿女就是不一样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何况儿媳妇。

张春梅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。

春梅弯下腰收拾一摊子烂东西，老太太颤巍巍从屋里走出来。

“春梅啊，回来啦。”

“唉，妈，你没事不要乱走，赶紧去歇着吧。”

“我都睡了一天了，还歇什么歇，”老太太顿了顿，“再歇，我就要长霉了。”

“妈——什么长霉不长霉的，您在沙发上坐会儿，真是的，回头伟强回来，又该说我不收拾了。”

老太太坐在沙发上，两腿悬空，幽幽地说：“春梅呀，你对斯楠下回也注意点，孩子年纪大了，也有个自尊心，你上来就这么一吼，孩子面子往哪搁，又是个女孩子。”

张春梅心急，想都没想就说：“她在这胡闹，还要什么面子里子的，她要是好好学习，不给这个家添乱，我立刻给她面子，要多大面子给多大面子！里子我都一并给。”

老太太被春梅的声浪吓了一跳，停了几秒，才反击说：“斯楠给这个家添什么乱了，我看这孩子哪都挺好，她唱一会儿歌，我还觉得热闹些，家里面有生气，怎么你一回来，就成了添乱了，把斯楠的同学也轰走了，要说添乱，那我更是添乱，哪天我也走，省得你们厌烦。”

“妈——”张春梅忍不住叫了出来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倒是给我说说。”老太太越说越来劲，好像完全从病痛中跳脱出来。

“妈，我不跟你吵。”

“吵？什么叫吵？我是跟你讲道理，我们倪家，就没有不讲道理的人……”老太太说话常常以倪家人自居，下意识地吧张春梅排斥出去。张春梅也不管，她就知道一点，自己占一个理字就行。

张春梅父母去世得早，所以她也没有太多与上一辈老人接触的机会。她一直告诉自己，要不卑不亢。可她这一套职场的法则拿到家庭里来，似乎并不是十分好用。婆婆都喜欢会讨好自己的媳妇，对于张春梅这样认死理的媳妇，婆婆们总乐于痛击之。

张春梅听着听着婆婆的唠叨，又有点出神，再一回过神来，她看见婆婆的嘴停了，又立刻开启。老太太说：“不说话了，教育孩子，不是说都要高压，你看我这几个孩子，就拿伟强来说吧，我也没天天吵他骂他，他不也成才了么，都是要以鼓励为主。”

斯楠从屋里探出头来说：“妈你听到了吧，以鼓励为主，奶奶的话你还不听吗？”春梅愤怒：“这死孩子！”老太太忙道：“吓吓吓，好好的，什么死不死的，小梅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说话不注意，还是个文化人呢。”春梅浑身骨头一松，所有疲惫都好像要从她身体里跑出来似的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妈，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老太太不理她，只顾着跟孙女倪斯楠聊天。她们才是亲祖孙，她张春梅是个外人。

春梅站起来，走到老太太的卧室，朝被子底下一摸，凉的。完了！前天刚洗的被单，又被老太太尿湿了。张春梅仰着脖子，刚想喊出一个“妈”字，但她脑筋一转，又及时地收了声，一个“妈”字卡在喉咙里，仿佛一块鱼骨，难受只有自己知道。

是啊，老太太小便失禁，也不是她想这样的，是实在管不住，用尿不湿吧，

老太太嫌没尊严，用老太太的话说就是“我多大了，我用尿不湿，以前你老公的尿布都是我洗的”。可尿湿了，还不是她张春梅的活儿！不是洗尿布，而是洗床单！晒褥子！劳动量大得惊人！

她喊又有什么用？伟强能帮她洗吗？不能。斯楠能帮她洗吗？也不能。老太太能自己洗吗？更是绝对不可能！张春梅只能是忍辱负重，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。

她自己也想不到，她这个当年中文系的才女、美女，诗歌写得一流的全年级桂冠诗人，有朝一日，也会沦落到给人端屎倒尿！人生的转变，就是如此无奈，不管你是什么才女美女，最终都得变成黄脸婆。岁月不但是把杀猪刀，还是个大牢房，每个人都逃不出来那一道坎儿。

张春梅手里握着刚扯下来的被单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四周暗暗的，老太太和斯楠的声音从外面传出来。她闭上眼。她想要清静几分钟。可闭上眼，家里家外一件一件事，又仿佛过电影一般，在脑海里快速地飞转着。春梅只好睁开眼睛。

面前是大衣镜，刚结婚时候买的，到现在也十几年了，十几年春梅每天都站在这面镜子前穿衣，但从未有一个时刻，她如此细致地在黑暗中借着零星的光线看自己的脸。

她老了。眼角有皱纹了，脸上的皮也松了，在黑暗中看，甚至有些狰狞。

春梅赶紧逃开。

清静让人思考，思考让人看清现实，现实让人恐惧。春梅还是打算继续干活，不多想，也不能多想。

烧饭、洗衣、管孩子、伺候老人。这是她必须面对的事情。这就是人生。点点滴滴、细细碎碎，一下子都涌上来，瞬间淹没了那点不切实际的浪漫。春梅不再是女诗人，而成了一个女湿人——生活的倾盆大雨，把她淋得全身湿透。

等一桌饭菜摆在餐桌上的时候，已经晚上七点多了。春梅问：“妈，伟强怎么还不回来，他还回来吗？跟您说了没有？”老太太嘟囔：“我哪知道，你们哪件事向我汇报的，你要记住，伟强是你的丈夫，你都不关心他吗？”春梅百口莫辩，只好打伟强的电话。

伟强的反馈很明确：有课题要加班，晚上不回来吃了。至于几点回来，没说。人到中年，他似乎特别忙，而且，越忙越年轻。而她则忙成了黄脸婆。

于是，家里只剩下三个人，围坐在大圆桌旁，无声地吃着饭。刚吃几口，斯楠就抱怨道：“妈，你这茄子是要烧得多腻歪啊！”春梅大怒：“你爱吃不吃！”老太太哼了一声说：“别乱吼，你自己尝尝。”春梅诧异，瞪着两眼夹了

一块茄子入口，呸！哦，没放盐……她叹口气，起身端盘子回厨房回锅。

一盘没放盐的菜。张春梅觉得，这像极了自己的生活状态。

刘红艳一天里最愁的，也是这顿晚饭。

她是80后，大学毕业，刚结婚不久，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搭伙过日子。

刘红艳是小城出来的，条件不算好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孙庆芬带着她改嫁，费了老大劲才把她供出来。她读了书，顺风顺水。毕业后她能在北京落脚，在他们老人家看来，已经是阿弥陀佛了——再加上找了个北京当地的老公，更是让她妈自豪得很。说是找本地人好，有根底有关系。其实他们老倪家，在北京实在算是穷的。可是，用红艳妈的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能在北京立住脚，以后总归会越来越好。

更何况，红艳的工作，还是她婆婆帮忙给找的——婆婆的一位麻友牵线搭桥，让她在公司做文员。她还能说什么？长相一般，学历中等，能力也就那回事儿，一毕业，就能各就各位，虽然是个穷家破业，但用孙庆芬的话说，那也是成家立业了！她刘红艳只能接受。

公公婆婆都不是坏人，可刘红艳在老倪家过的，究竟不算顺心。说白了，还是这个家太穷！

天色暗了，但倪家还没开灯，能凑合就凑合，省电也是钱。倪家住平房区，用刘红艳的话说就是贫民窟，周围的民房都越建越高，只有他家始终原地不动，矮矮的，房顶旧旧的，显得格外委屈，成为贫民窟里的困难户。

刘红艳拎着包走进小胡同，大老远就看见她老公倪俊朝屋里走，大概是刚出来扔垃圾。红艳心里有些犯嘀咕，她老公是教育培训公司跑销售的，平时下班比她都晚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。

一进门，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。一个炒小白菜，里面带点肉丝，肉丝被炸得黑黑的，小白菜也都瘫软，有气无力。

红艳嘀咕：“怎么又是这个菜？”她老公倪俊从屋里走出来，说了一句回来了，就钻进厨房端菜，半天端出来一盘豆腐乳。

她公公倪伟民一手端着饭，一手拿着筷子，见到红艳回来，招呼了声，就说要吃饭。不用问，她婆婆吴二琥又是去打麻将了，自从内退之后，她基本活在麻将桌上。

红艳看着桌上的小白菜和豆腐乳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，只朝倪俊抱怨道：“你今天下班早，怎么不在稻香村称点蒜肠回来，这干了一天活儿了，清汤寡水的，身体怎么能不坏？”

倪俊不说话。

倪伟民说：“人都说了，晚上要尽量少吃，吃多了，只会增加身体负担，吃得一身的病，现在好多人晚上都不吃，或者只吃一点水果。你搞教育的，这点比我清楚。”

红艳抢白道：“吃水果也行，水果呢？”

倪伟民生气似的从电冰箱里拿出三根香蕉，瘫瘫软软，黄色的皮大部分已经变成棕色，一看就是过期货。“喏。都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吃。”

红艳见了，一跺脚，说：“我今天不饿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网上看看股票，没准儿长了，能买两斤肉吃吃。”

倪伟民干笑两声，自顾自吃起来。

倪俊跟他爸面对面坐着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外面倒是有隔壁邻居的小孩在疯玩，又忽然大喊：“我要吃羊肚子，我要吃羊肚子。”倪俊听了，也有些嘴馋。

倪伟民说：“你小子也管管你老婆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吃，肚子倒没起色，一天三顿，我都做得好好的，你们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还不满意！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，早知道那时候就让你去当兵，也受受苦，我管不了你，部队能管你。”倪俊还是不说话。他从小就话不多。

“我说话你听到没有？！”倪伟民有些恼火。

倪俊吞下一口菜，吐出几个字：“你老婆你不也管不了？”

“他妈的！”倪伟民举起筷子要敲他儿子的头。倪俊轻轻一闪，笑说：“您老小心您的腰。”倪伟民腰不太好。

倪俊呼啦啦扒了两口饭，把筷子一放说：“行了，您老慢吃，我吃好了。”倪伟民白了他儿子一眼，继续细嚼慢咽地吃着他的青菜和豆腐乳。他吃豆腐乳，也是一绝，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头朝乳块上点一下，沾上了，放嘴里，慢享滋味。

可红艳看不惯公公这副贫相。“你看看你爸，又开始点豆腐乳了吧，嘴吧嗒得比钟都响。”红艳坐在梳妆台前，朝脸上涂面霜。“你管他呢。”倪俊说。

“我管不着任何人，但我得管我自己，我上一天班，到了家，滴水未沾，粒米未进，就忙着看股票，看基金，我为谁辛苦为谁忙，指望你妈那点退休工资，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出这条破胡同。”红艳有理有据。

倪俊打哈哈，从抽屉来拿出点东西：“喏，吃个卤蛋垫垫肚子，喝点果汁，床底下不还有么，晚上吃少点还好，免得发胖。”

红艳诧异道：“胖？哼，我倒是想胖，我现在都不到九十斤了！自从嫁到你家，我都瘦成皮包骨了，我们俩一个月一人四百的伙食费是白交的呀，说是中午给我带饭，可什么时候见过荤腥？同事都笑我，说怎么吃这么素，我只好说我减

肥，现在晚上回来，还是这么吃，谁受得了，那豆腐乳有什么营养？我都快成人干了我！生不出孩子你可别怪我！”

倪俊半低着头，脸背过去，他不敢看红艳，只是不说话。沉默是他最常用的回答。红艳接着说：“你妈是个甩手掌柜的，每天就是活在麻将桌上，你爸又不问事，做菜做得比猫食都少，我们一个月八百的伙食费都交到哪儿去了，我就不信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，还挣孩子的钱么？这马上又要交钱了。”倪俊还是不说话。

红艳恨道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倪俊委屈道：“你让我说什么？”红艳把面霜瓶朝桌子上一摔：“这个月工资呢？”倪俊瞪着两眼看着她。“看什么看，这个月工资呢？不存钱怎么行？你不会自己偷偷花了吧？”红艳警觉。“没有。”倪俊半天吐出两个字来。“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没有？钱呢？嗯？拿出来。我帮你存着，不能乱花。”倪俊一动不动。红艳推了他一下。倪俊还似不倒翁一样，动一下，又弹回来。“钱呢？钱呢！钱呢！！”刘红艳仿佛一头发疯的母狮，工资就是她的食物，她要保护食物，谁动工资，就是她的死敌！

倪俊说：“我失业了。”红艳听了，心头一颤，脚下一软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倪伟民听到响动，探头进来问怎么回事儿。

红艳出奇的平静，冷冷地说：“爸，倪俊工作丢了。”

倪俊身子猛地一跌，整个人趴在床上。

门口传来叫卖声：“羊肝、羊肚、羊肠子咧。”

可惜今天，老倪家是没心思买了。

多少年来，春梅始终对倪家的家庭聚会发憊。那小姑子妯娌，又精明又能说，张春梅就算躺着，偶尔也会冷不丁中枪。

“妈，你这被褥怎么湿湿的，没晒吗？还是没换？嫂子，妈睡这样的褥子可不行，这样身体怎么能好，嫂子我给你那床八斤的棉胎呢，怎么不拿来给妈用？”春梅的小姑子倪伟贞在老太太房里检视。她难得回来家一次，所以总是检查得特别仔细，好像她是老总，春梅是她的员工。

“这褥子前几天出太阳刚晒的，妈老不愿意开窗，说风大。”春梅解释。

伟贞当即说：“妈不愿意开窗？那不能等妈不在屋里的时候开开窗吗？老人想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想到做到，是不是？妈这偏瘫刚好利索了，别回头来又落得腰腿不好，妈不好不要紧，还不是给嫂子你添麻烦。”

这一顿夹枪带棒的说教，让春梅的脸一下就变得铁青，她到底是个嫂子，可

她能怎么说，作为媳妇，做得再好，在小姑子这个女儿眼里，也还是不到位。而且也显得别有居心。这么多年，春梅早都习惯了，但每次小姑子找茬，她还是会有些气闷。

正说着，春梅的嫂子吴二琥进来了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，都在这杵着？”伟贞把褥子发潮的事说了一下。二琥说：“哎呀，我当多大事，赶明儿我把我那烘被机拿来，保管几分钟就管事，你嫂子前几天还问我来着，是我自己忘了，怪我怪我。”很显然，二琥是在帮春梅。春梅感激，差点有些想落泪。这个家，也只有二琥有时候能帮她几句话，他们都是倪家人，只有她和二琥，是外来户，所以有些“同仇敌忾”。

“那也得注意，妈身体不好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马虎不得，我就说嫂子要实在没空，就给妈请个全职保姆，钱我们大家出。”伟贞道。

春梅气得说不出话。

二琥接话说：“小妹，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，她是不容许家里面有外人，请保姆，是妈绝对不答应的。”伟贞见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转身走了。

春梅跟二琥说：“多亏你来。”

二琥笑说：“他们家人就是这点毛病，自己不愿伺候，别人伺候她又嫌不到位，真是难伺候。”

春梅叹道：“真是只有你知道我。”

其实二琥也是兔死狐悲，她帮春梅，也是帮她自己，春梅能伺候老太太那是最好不过，如若春梅伺候不了，老太太挨家过，她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是伺候不起来，她自己要打麻将，儿子又刚娶了媳妇，老太太再来缠，她非得发疯。所以她愿意站在春梅一边。

私下里她总恨伟贞傻，左挑右挑说风凉话，惹恼了春梅，苦头还是自己吃。二琥握着春梅的手说：“能做到像妹妹这样，已经是模范媳妇五好家庭了，还不知足。”

春梅问：“都是各自尽心。红艳最近怎样了？怎么没见她来，俊俊呢，怎么也不来？”

二琥明白，刘红艳不来是因为工作忙，儿子倪俊不来，是因为丢了工作，所以都有些“没空”，她只好找话岔开：“哎哟，厨房的鸡快炖好了吧，我去看看。”说完就溜了。

春梅走到客厅。

老太太周围一干孝子贤孙围着，其乐融融。

春梅看着有些恍惚，他们家人就是这样，会做表面工夫，她始终学不会，他

们像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，带来热闹；她却像一头老牛，默默耕耘，无声无息。春梅忽然想起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一句：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。

“春梅，伟强怎么还不回来？你打个电话问问。”老太太见到春梅出来，冷不丁说一句。春梅应了一声，跑去洗手间给伟强打电话。手机通了。“喂——”是一个小姑娘甜甜的声音，“是师母吧，倪教授出去了，我等会叫他打给你。”

春梅一句话没说，对方已经应对自如，显然“知己知彼”，且来者不善。春梅没再说什么，慌乱地挂了电话。她不愿多想。

伟民刚好来上厕所，一推门，说：“啊呀，不好意思，真是的，你看我这一直以来也不敲门。”春梅忙说没有关系，就匆匆出来，跑去厨房帮忙。

一桌子菜摆好了，大家各就各位，唯独春梅还在厨房烧鸡汤。

这家子聚会，春梅永远是最后一个上桌，她是大厨，他们都是食客。老太太坐在头座。伟贞给她倒上酒。

伟民和二琥小心坐着，他们都有些怕老太太。

老太太稍喝了一小杯。伟贞要给老太太倒酒，二琥说：“哎呀，妈哪能喝酒啊，这血压上来可了不得。”四下都应和。

伟贞觑着脸皮说：“一点点自家酿造的红葡萄酒，喝下去不犯法吧，我妈当年下干校的时候，别说是红酒，就是白酒，也能撂倒男人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就你知道得多，好，给我一点点红的，我老太婆今天也开荤。”

伟民说：“哎，弟妹，伟强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斯楠去叫你妈来吃。”

斯楠懒，也不愿意下桌，扯开嗓子就喊：“妈！妈！奶奶叫你！”

春梅慌忙把手在围裙上擦擦，跑出来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伟强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哦，伟强学校有点事，说你们先吃，他就来。”不知怎的，春梅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也来吃吧，别做了，菜差不多了。”老太太道。春梅点了点头，又钻进厨房完成她最后的那道鸡汤。

老太太说：“你们这个弟妹，就是木。”斯楠听了，有些不痛快，但没说话，春梅到底还是她妈，她说可以，别人说，她就有点不高兴。

老太太继续说：“好多东西，特别死板，不讲究策略。现在伟强事业越来越好，但却不怎么回家，你说这事，能全怪伟强么？你弟妹要是个温柔的女人，不要那么硬邦邦的，能这样吗？好多东西我都不愿意多说，我早就说，你们的日

子，还是你们自己过，我不掺和，可有时候我是看着着急！”

伟贞打趣说：“二哥的事业是越做越好了，现在越活越年轻，可要小心点。”

伟民说：“都正常的，有事做总比没事做好，这么多年，要没有你二哥，我们这个家还真不行，都怪你大哥我没本事，一辈子只能干体力活儿。”二琥白了伟民一眼，说：“我看弟妹也真是尽心尽力了，我去叫她来吃，一上午都没闲着。”老太太摆摆手让她去叫。二琥刚站起来。春梅端着一大碗鸡汤来了。

“银耳鸡汤，都是原汁的，我再去做个甜汤。”春梅说。

老太太说：“不用做了，你坐下吧，斯楠，给你妈倒点酒。”斯楠遵命倒了。

老太太忽然举杯，说：“我就不站起来了，这杯酒，我敬春梅，我病了这么久，有时候家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，都是春梅伺候我，我老太婆有时候脾气不好，大家都包容。”

“妈！”春梅喊了一声，心里却暖暖的，长久以来，她等待的，不就是这一句肯定么，她停了停，忽然抬起头说，“都是应该的。”

空气静默了两秒，忽然大家都举杯，七嘴八舌敬春梅。

春梅说：“妈，你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知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一个儿媳妇能做到这样，我知足！”这话是说给春梅听的，也是说给她的儿女听的，老太太人老了，脑子却不糊涂，对于儿女，她是宠爱有加，但没少失望。不能怪谁，都是她宠出来的。而春梅，虽然是个外来户，可这一场病下来，前前后后，春梅做得怎么样，老太太还是看在眼里，她的儿子女儿跟春梅比，差远了！

老太太继续说：“以前都说，养儿防老，我有三个儿女，但我可以说，我从来没指望你们来养我，照顾我，你们有没有出息，我也都尽力了，你们自求多福。我这一辈子，别的优点没有，但始终都力求独立，你爸去世的时候，我是独立把你们三个养大，干工作，我也是独立去做，我事事追求独立，可到头来，生活却险些不能自理，我不求你们孝顺，只求哪一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有人能来为我端屎倒尿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伟贞忙说：“妈，看你说的，哪就能到那一天了，真到那一天，我照顾妈。”二琥应和，但心里却有些不满，照顾妈？什么意思？无非是贪图老太太的那点钱。

春梅说：“妈，您放心，真要有那一天，我把您伺候得好好的。”

老太太面带微笑说道：“呵呵，真要到那一天，我就去住敬老院，你们都出钱，那个伟贞，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敬老院挺好的么，回头联系联系，我也去考察考察。”

伟贞嗔道：“妈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有敬老院了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，就由着嘴说，什么敬老院不敬老院的，哪能就到那一步，你还让不让我们吃饭了，人都好好的，一上来就跟安排后事似的。”

春梅见话题越来越沉重，就借故打岔说：“妈你们先吃，甜汤都上锅了，我去把它弄完，马上就来。”大家都说不要做了，够了。春梅却说，甜汤代表甜美美，就为这个，也要做一碗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春梅把甜汤端上来，斯楠去接。

春梅忽然喊了一声：“妈！妈你怎么了？”

只见老太太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坐化似的。

斯楠被她妈的这一声叫喊吓得没端住大碗边缘，顷刻间，一大碗热滚滚的甜汤，整个覆在斯楠身上。

斯楠随即尖叫，撕心裂肺。

老太太猛地睁开眼说：“怎么了？！怎么回事？！怎么我一会看不到就不行！”一家人乱成一锅粥。

医院急救室。

张春梅和倪伟强在门口坐着，斯楠在里面处理烫伤面。

倪伟强点燃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一个小护士走过来，说：“这位，说你呢，听到没有，这里不准吸烟，这里都是病人，要吸烟去二楼吸烟区！”伟强连忙把烟头碾灭了，丢进垃圾桶。

春梅白了伟强一眼，小声抱怨道：“在家里吸，在单位吸，跑到医院来还吸。”伟强忽然发火说：“我就吸两根烟怎么了？你搞《新健康》，就要把吸烟的人赶尽杀绝了吗？家里就那么点事儿，你都弄不好，现在女儿又被烫了，烫出个疤痕，以后怎么办？一辈子的愁心事。”

春梅压低声音说：“倪伟强，我提醒你，这里是医院，是公共场合，女儿是被烫了，女儿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是后妈吗？我想让她烫着吗？这是意外，要不是妈忽然闭眼，我也不至于……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楚。”

倪伟强说：“你永远都解释不清楚。”

春梅说：“我不跟你吵，哪天我一闭眼，家交给你管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”

斯楠腰上裹着绷带出来了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静养即可。

伟强说：“好宝贝，乖女儿，我们回家，走，我们回家。”说着，两人就相互搀扶着走了。剩春梅一人在后面，好像她是局外人。